

新民晚报 | 星期天夜光杯 / 读书

那位热烈而勇敢的女性的模样



《她走过无数人间》读后感

早年读过萧红的大多数作品,最近读评论家张莉的《她走过无数人间》,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不断回忆印象中的萧红。那些令我在阅读的彼时浑身发冷,甚而毛孔张开的感受重新降临。张莉老师把萧红作品中诸多细节带给我的困惑与震撼再一次呈现,并以她评论家细致入微而又透视般的锐利目光,给了我新的刺激,我曾经懵懂的阅读所留下的感性印象被重新解剖与诠释。

全书共有六讲,从《生死场》《商市街》《回忆鲁迅先生》《呼兰河传》的文本分析,到重读萧红书简、如何理解萧红和她的“黄金时代”,以及余论和两篇附录。借由一本当代女性评论家的书,我似乎重新阅读了一遍萧红。作为读者,我的感受发生了一次别样的重整,以及更为清晰的理解。

张莉通过对萧红作品的解读,抽离出独属于萧红的生活与心性所孕育的生命逻辑,这种逻辑让我获得了某种超越一个隔岸观火的阅读者的体验。我仿佛经历着《生死场》里的女人们的生活,进入了《呼兰河传》中苟活的自然与生命的境遇,感受到了在《商市街》挨着饿等待爱人时隐藏于皮肉之下的钝痛。

在阅读张莉的《她走过无数人间》时,我时而走进萧红的生活,走进她的内心,时而又保持着距离,甚至退后几步,以全景式的广角视线,看见全局,看见时代。很多时候,我会为作者的文字所深深打动,那是与阅读萧红的文字所不同的另一种激动人心:

以萧红的方式理解萧红。

什么是对作家、对女性真正的尊重?

站在女性视角去理解她,而非以萧红的视角去判断和教导。

选择离开,是萧红独立意志的体现,并非孩子般的任性。

——一个世纪前的那位年轻的女作家被看见,被懂得。从这个角度,我很庆幸今天的张莉是一位女性评论家,唯其女性,才能更深入地看见女性,更广阔地理解女性。

“她要打破内心的耻感,打破从小所受的教育,打破女性写作的惯例。”

“她的写作是自由的,是坦陈己见的,即使没有丰厚的收入,即使没有一间自己的房间,即使在穷困和颠沛流离的境遇里,甚至是在为情人抄写文学作品的间隙,萧红也天才般地完成了自己的创作。”

“她的写作荡涤掉了中产阶级写作的精致而保留了生活的粗粝、生猛和蛮荒,她冲破了我们对女性写作的刻板化印象,重建了女性写作传统。”

——张莉的文字让我感觉到了一种回肠荡气,这是作为一个女性,以及一个女性写作者的感动,这种感动,来自当代批评家张莉理直气壮的声音,这不是每个女性都能有勇气坦言的真实。作为读者,以及写作者,我甚至有种疼痛,《她走过无数人间》几乎有着医疗器械般的精确诊断,以及一个温暖的女性医生的抚慰。虽然这么比喻并不是最恰当,但我找不到更合适的方式来表达这种精准与慈悲。看到疼痛的表象之下的疾病,体悟那些承载着疾病的生命体的疼痛。这个生命体,可能是读者,可能是我这样的写作者,更是那位百年前的女性作家,她的文字留给我们的余痛。

读到最后部分,有一段文字让我几乎热泪盈眶:萧红的生命短暂,这使她丧失了很多机会。她没有可能完成她的半部红楼,没有可能成为我们文坛的世纪祖母;没有机会重忆当年的情感私密……更没有能力出版晚年口述史,对与她有过情感瓜葛的男人们那漏洞百出的回忆录发表看法、表达蔑视……

虽然张莉是21世纪的文学批评家,可我依然庆幸有她,对一个世纪前的另一位女性作家进行解读,并且发出“以萧红的方式理解萧红”的呼声,以及对萧红那些“越轨的笔致”的懂得,懂得她“在故乡的深处,又在故乡的远方”的文学创造。

掩卷,再看《她走过无数人间》的封面:碎花红布裙,暗红布鞋,粉红袜子的双腿轻轻迈开,在乡村般的深绿底色上行走,布裙下摆微微翕开,仿佛有微风。没有上半截,没有面容,我却能想象那个在早春麦子发芽的土地上行走的年轻女性,她走过的无数人间,以及她停留在31岁的面容,那张青春的黑白相片上,她圆润的两颊、齐眉的刘海下,是她散淡而又自由的目光。

我喜欢封面上的那半截红裙,它不是更符合年代特征的竹布蓝,也不是更有文艺气息的月牙白,而是红色。是的,那可能更是女性才能真正懂得的,脱离了世俗的、偏狭的、被规训过的,最为朴真的审美,以及,那个在青春的年华戛然而止生命的女子,那位热烈、勇敢的女子在我们心中的真实模样。

那天下午在首都机场候机时,沉浸地读完了金波先生的新作《点亮满天星——金波90岁寄小读者》。合上书的那一刻,忍不住在微信上给金波先生留言说,我可能会为这本书写点什么。因为在阅读的过程中,我的思绪随着他的笔触流淌,时而闪现一些念头——他启发了我,也点亮了我,让我有了不得不说的冲动。这样的阅读感受,已经很久没有过了。

《点亮满天星》是九十岁的金波写给小读者的,但我觉得,这本书同样是写给我这样处在人生中途的人的,也是写给年轻人和老年人的——它属于全年龄段的读者。读着这些文字,我的感受复杂而丰富:温暖、感动、喜悦,甚至好几次发出了声,然后又沉入了安静的思索与回味。那个文字背后的九十岁的金波先生,睿智、通透、豁达、从容、温润,童心未泯,可爱有趣至极——比我平日里认识的他更加立体、深入、多面。我在里面读到了他的心:漫长曲折的人生没有让这颗心蒙尘,九十岁的他依然能以如此赤诚的襟怀袒露自己,捧出一颗水晶一般澄澈的心。这是多么了不起!

这本书让我思索一些问题,比如,平淡人生中的趣味,记忆里的珍藏,保持好奇心的能力,还有金波先生常说的“用‘老年’养育‘童年’”。但我想到的是,他其实在用永恒的“童年”养育“老年”。小读者自然能从中读到童真的共鸣,而我这样成年人的收获恐怕要大得多:人活一生,最高境界大概是回归简单,回到原初。原初是什么呢?是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是轻易就能被打动、始终柔软的心,是总能以第一次的新鲜被点亮的目光,是骨子里发现趣味获得欢悦的



在阅读

让我们“在阅读”中悦读 悦心 悦人

一封写给故乡的深情的信

◆ 张林华

手头依稀还飘着墨香的散文集《草尖悬着四百年的雨》,在我的眼里,它很像是写给江南故乡的一封长信,细微、深情、绵长,值得一读!

书中所有故事细节发生、演变的承载点,都是作者常年生活体验的,以诸如周家巷、诸巷、张家浜等微观地理单元为视点,西浜头、北塘河等河道构成叙事的茎脉,木桥、石桥、闸门等成为连接古今的关节。所有这些叙述的写作基点,得以共同而立体地见证了从明朝洪武年间的周权公,至二十一世纪初叶或更具体到2019年,江南旧村一点点、一步步拆迁落幕的历史框架与脉络,见微知著,穿越历史的云烟,让斑驳的往事如影再现,沉淀的同时又唤醒了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重现了一定程度人文价值的熠熠光彩。

在这封长信里,我读到了江南人家暮鼓晨钟里的日常及其所体现的生活兴致与态度。我们看得见四百年前的风雪,纷纷扬扬,飘落在莲蓉禅院的墨瓦上,那是水墨江南有别于凛冽塞北、苍凉西北的独特气质;我们也听得见华义中与叶茂才等乡贤,在铜壶煮酒间吟出的诗句,那是文人的风骨,是乱世中不曾熄灭的精神灯火。江南人家的日常,华冠尘的酒后教诗、华巩的河畔情缘,那些被莲溪水声带走的岁月,那些日常物件,如煤油灯见证乡村教育初创,豁口腌菜缸串联四代人情感记忆,在作者的笔下重新泛起片片粼光。华冠的画笔,更让我们看到一个家族如何将笔墨丹青融入血脉。“金湖”系列对白马湖的描写,突出其烟波浩渺、碧水映长空的视觉美感,结合芦苇荡、白鹭、渔舟等元素,展现水乡生态的静谧与生机,情感上易产生个人体验与集体记忆的共鸣。对尧帝传说、古黎侯国历史的追溯,如“尧帝雕像目光深邃,尽显帝王风范”,传递对本土文化的敬畏与自豪。吕良镇“棋盘街布局如象棋棋盘”的智慧,与民宿集群、全域旅游的现代转型,揭示传统资源活化路径等具有现代社会价值性的思考:不仅是技艺,更是一种处世的智慧,在现实立足与风骨保持之间,所能达到的优雅平衡。

在这封长信里,我还读出了一点与故乡无法割舍的情感,和某种欲说还休的深意。乡村是饱满的生动的,那里有小桥流水的温婉缠绵,也有雪夜独行的孤高野趣;有笔墨纸砚的雅趣风韵,也有柴米油盐的烟火真情。我们仿佛能听见运河的桨声,闻到莲溪的花香,看见那些白衣秀士从历史的深处走来,与我们共饮一盅叫作“乡愁”的酒。这得益于作者平缓而节制的叙事习惯。情感充沛却不滥情,本是一个作家的基本功,我最为推崇这一通常为评论家最看重的所谓“创作风格”。作者在行文时严格遵循地方志的编年体例(如“明洪武年间”“顺治六年”“康熙二年”),调用真实严谨的史料及生动的人物故事,来呈现历史档案的文学转译,在文献与传说间穿行自如。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是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纸上的故乡,是字里行间,笔笔含情的故乡,也是似水流年、融入骨髓,挥之难去的梦里故乡。这正是这个集子较为可贵的人文价值所在。

九十岁的童年

读《点亮满天星——金波90岁寄小读者》

◆ 殷健灵

能力。它当然不是孩童的“原初”,而是心境无尘,智慧与好奇同在,深度与纯真并存。这是多么完美的结合。

我想起每次去金波先生那里,都会发现他的房间里又多了不少可爱的小玩意儿。这一回,他得意地点燃一枚倒流香,让我们屏息观赏乳白色的烟雾溪流一般从香炉顶端一层一层缓缓泻下,缭绕于泥塑小沙弥四周。凝神注视眼前神奇美妙的景象,我们不说话,因为哪怕一丝细微的气息,都会搅动和吹散眼前轻纱一般浮动的烟雾。那一刻,我体会了极致的静。只有极致的静,心灵的眼睛才会睁开。而我知道,金波先生就是常常这样,静静地耐弄花草,静静地与蛴螬对话,静静地把玩钟爱的小物件,静静地回想九十年人生里温暖的片段,静静地发现和思索。

他在这本书中记录着新的发现。比如,同样是小孩子,不同年龄不同性格的小孩子给他零食、向他表达爱的方式是那么不一样:一个幼儿园的小朋友手心摊开,给他吃豌豆粒那么大的小饼干;另一个让他从自己的卷筒夹心饼干里抽几片吃;高年级的女孩子呢,大方地给他吃了一卷水果糖。他品味那些孩子表达方式的微妙不同,日子也变得鲜活有趣。他已经不能健步如飞,直起腰都有点困难了,可依然对玩具兴致勃勃,居然抽陀螺,还嫌如今的陀螺不如自己小时候做

的陀螺。你看他有多淘气!书里收录的那首诗《一只猫引领着夜散步》——“一只猫引领着夜散步,夜就更黑了猫也更白”——这样的句子是那么年轻蓬勃!这些文字让我更坚信:一个终生被童年养育的人,便拥有了最宝贵的财富——敏锐的感知和感动,善美与真,好奇与探索。有了这几样,哪怕到了人生晚年,仍旧可以拥有永恒而充沛的生命活力。

对了,我也喜欢这本书里的混搭风格的插图,将金波先生收藏的小物件和手绘插画拼贴,写实与想象结合得很是巧妙。

想起很多次我和金波在电话里的谈话,我常常产生错觉,电话那头并不是一位耄耋之年的老人,而是一个同龄人——当然,他比我智慧通透得多,每次和他聊天,我都获益良多。而读完《点亮满天星》,又仿佛和他做了一次敞开心扉的长谈。我许下一个小小的愿望:下半年,努力活成他这样的状态——大轻松,大快乐,在平淡生活中发现乐趣,体会思考的美妙,用纯粹的“童年”去养育一生。即便到了九十岁,依然可以拥有九十岁的童年。



当国际化的天际线与巷弄里的烟火气在黄浦江畔相遇,上海的城市气质便有了尤为生动的注脚。由上海大学出版社最新推出的《阿拉烟火气》一书,正是一位深耕政策研究40年的学者写给这座城市的烟火情书。作者陈甬沪以独特的观察视角,从“小与大”的辩证维度切入,用充满生活质感的文字,将海派文化的传承脉络、创业创新的时代热点与社会生活的本真状态,编织成一幅鲜活的上海市井图景。

全书的魅力在于“以小见大”的叙事智慧。作者避开了宏大的城市叙事,将笔触对准弄堂里的小皮匠、点心师傅,社区中的共享厨房、智慧养老创业者等平凡对象。在“小事物与大面子”中,市民的自律与资助同学的善意等构筑起城市文明的根基;在“小物件与大玩意”里,蓝边碗、红木算盘等老物件唤起文化记忆,更串联起从传统工艺到科技创新的传承脉络。这些看似微小的市井片段,实则是海派文化包容与坚韧的载体,让读者在细节中触摸到城市的温度。

作为政策研究领域的资深学者,作者的书写始终暗合对社会发展的深刻洞察。书中对“小生意与大格局”的刻画尤为精彩:共享厨房、冰箱维修、银发经济产业链等创业案例,精准捕捉了数智化转型背景下的创新创业热点;本帮美食的数字化改造尝试,既彰显了老字号的匠人精神,也折射出上海“首店经济”与产业升级的时代浪潮。这种将民间叙事与政策视野相结合的书写,让“15分钟社区生活圈”“人民城市”等理念变得具体可感,为城市治理提供了充满人性温度的文学注脚。

《阿拉烟火气》最动人的,是对普通人生活的书写。无论是“小人物与大学问”中老上海智慧与新上海活力的碰撞,还是“小角度与大视界”里对品德品行的民间诠释,都让我们看到,上海的核心竞争力不仅在于高楼大厦,更在于深植于市井的生命力与包容性。对于想读懂上海的人来说,这本书是一份珍贵的指引,于烟火细微处,窥见城市的精神密码;在辩证思考中,读懂时代的发展脉络。



烟火细微处品读上海的精神密码

《阿拉烟火气》简评

◆ 吕东远